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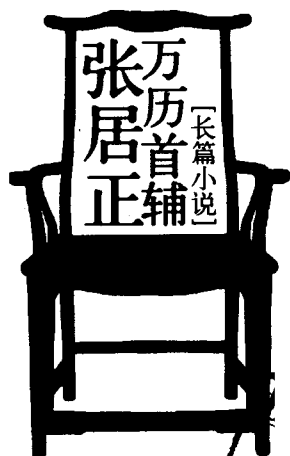
扶幼主创业 厉行新政 宦海权谋
借取后宮强薄力 又何惧滾滾狂瀾扑孤焰
为苍生沥血 肃政理财 富国强兵
了却君王天下事 只贏得千古名相罪子孙

张居正

万历首辅

熊召政◎著





熊召政◎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历首辅张居正 / 熊召政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5399-2701-5

I. 万... II. 熊...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0474 号

万历首辅张居正

著 者: 熊召政

责任编辑: 于奎潮

文字编辑: 李智谋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版式设计: 何 月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670 千字

印 张: 32.5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2701-5

定 价: 4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风雨欲来	1
第 二 章	明争暗斗	14
第 三 章	奇侠出山	29
第 四 章	巨贪殒命	47
第 五 章	妖道横行	61
第 六 章	龙宾上天	76
第 七 章	幼帝登基	90
第 八 章	高拱去位	105
第 九 章	折俸风波	120
第 十 章	巨室哗然	135
第 十 一 章	铁面柔情	148
第 十 二 章	胡孙传信	161
第 十 三 章	青衫豪赌	174
第 十 四 章	小官之死	188
第 十 五 章	御前空竹	201
第 十 六 章	火烧祭坛	214



目 录

第十七章	薄惩朱衡	228
第十八章	剪除阉羽	241
第十九章	宛平逼租	253
第二十章	隆福见驾	268
第二十一章	荆州斗智	281
第二十二章	借刀杀人	294
第二十三章	冤家路窄	308
第二十四章	将军之怒	322
第二十五章	国丈受辱	335
第二十六章	钦命夺情	349
第二十七章	清流群起	363
第二十八章	血溅午门	378
第二十九章	衣锦还乡	393
第三十章	狂生作乱	408
第三十一章	宫中闹市	422
第三十二章	曲流试雨	437
第三十三章	鞠躬尽瘁	452
第三十四章	残阳如血	467
第三十五章	改弦更张	483
第三十六章	清算满门	499



这是1572年，即隆庆六年。此时，立国二百余年，经历了十二位皇帝的大明王朝，由于皇权昏聩、吏治腐败，导致财政空虚、武备松弛、江河失修、匪患频仍。国家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但隆庆皇帝沉湎酒色，无力振兴国本。朝中有志于江山社稷、百姓福祉的大臣，却又不得不在权力倾轧中疲于奔命……

广西庆远府处在天高皇帝远的蛮夷之地，此处山高林密，聚居的僮民一直有持械好斗的风气。他们不堪地方官吏的盘剥之苦，起来造反，在韦银豹、黄朝猛两个剽悍的起义军首领的率领下，杀死天子命官，攻城劫寨。三年来，明朝廷花费几百万两白银剿匪，起义军却越剿越多。

在崇山峻岭中的小城里波，一场恶战正在进行。大批叛匪呼喊着冲向里波县城。守城的士兵们用抛石机将巨大的石块带着火焰抛向城墙，发出震耳的声响。

里波县城守将黄火木在城墙上高喊：“放箭！”弓箭手弯弓搭箭，万箭齐发，如同黑色旋风扑向敌阵。叛匪随即倒下一片，但后继者仍在呼喊着抬着云梯靠近城墙。

一支箭飞来，射中黄将军肩胛。黄火木忍住疼痛，对周边兵士们声嘶力竭地喊：“快，用开水！一定要守住东门。”

云梯靠向城墙，叛匪已经开始登城了。滚烫的开水从城墙上泼下。叛匪们纷纷嚎叫着翻下云梯。滚木垒石雨点般地落入敌阵，云梯纷纷被掀倒。



一场进攻被暂时瓦解了。叛匪首领贝那一脸怒气，他身后站着众叛匪。贝那注视着溃败的士兵。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等着！”说完勒转马头，率领众叛匪转身离去。

随着黄沙滚滚，一位参将从阵前策马而来。他跃下马，奔向早已在此等候多时的卫兵。他便是黄火木的胞弟——黄小旺。他听说哥哥中了狼牙毒箭，便一刻不停地狂奔向城楼。

城楼上，随军郎中正在准备为黄火木做刮骨疗毒手术。这手术极痛，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极少有人能承受下来。郎中向黄将军说明了，未料黄火木仍谈笑自若，他让兵士端来一杯酒并一饮而尽，笑道：“没事儿，来吧！我总不能带着这狼牙毒箭去见阎王爷吧？”

郎中将一段木棍塞入黄火木口中，然后转身掏出一把乌黑的匕首。在火上燎了一会儿，便向他的肩胛刺去。黄火木脸颊上渗出豆大的汗珠，周身已被血水与汗水浸透。正呻吟间，黄小旺扑过来，紧抓住他的手问：“哥，你怎么样了？”

黄火木看到小旺，原本暗淡下去的目光顿时射出光芒，急急地说：“贝那刚退，但过不了半个时辰他便会杀将回来。此人嗜血成性，你快去县衙，请求李延总督，让他马上发兵增援。要不里波城随时都有可能落入叛匪之手！”

黄小旺流泪道：“哥，你怎么那么糊涂呢？李延手下根本就没有什么救兵，他向朝廷谎报兵额，贪污军饷。要不这叛匪怎么会越剿越多？我早说了，给这号贪官卖命还不如像贝那那样落草为寇，占山为王！”

黄火木连叫“住口”，“你我身为太明的镇守将军，怎能跟贝那等叛匪相提并论？李延贪墨不假，但你我不能因他的过错而抛弃城中的百姓，背叛当今的朝廷。”

黄小旺恨恨地说：“不背叛，那你我的生路在哪儿？你想让饿着肚子的官兵们白白地送死吗？你看看他们，这几天来已经没有进过一口粮食了！”

城头上的士兵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他们用呆滞的目光望着担架上的将军。

突然，远处传来隆隆的脚步声，整个城墙随即开始颤抖。抛石机抛出雨点般的石块。里波县城顿时烟尘四起。四处传来疯狂的叫喊声：“叛匪上来了！”黄火木急令黄小旺马上前往县衙，让张县令马上弄一些吃的，同时让总督大人把镇守北城的守军调一部分过来，然后自己拎起弓箭，再次冲向城楼！

当黄小旺冲下城楼跃马离去，身后的城楼已是一片厮杀声……

在里波县衙廨房内，成箱的财宝正在被陆续抬往门外。总督李延知道里波县城危在旦夕，正急忙搬运自己的私房物件，他嫌搬运的士兵动作慢，对他们吼道：“快，还磨蹭什么，还不快点装车，你们想把我这些宝贝留给叛匪吗？”

闻讯赶来的张县令挡住了李延的去路。他挺着瘦弱的身躯，伸着细长的脖子，一脸正气地质问：“你走了，这城中的百姓和官兵怎么办？”

李延不耐烦地说：“他们是自找的，他们应该军民合力拼死抵抗！”

张县令闻言，一口气憋在胸口，涨红了脸大声反驳道：“你怎么能这样呢？守城将士饿着肚子，个个以病弱之躯，顽强奋战，城中百姓有钱出钱、有物捐物，相反，总督大人您置百姓的利益、朝廷的尊严于不顾，临阵脱逃，见死不救！”

李延大怒，他从腰间抽出长剑，剑头直奔县令的眉心。张县令毫不畏惧，他怒视着李延，两人对视着。李延完全被他的正气震慑住了，收起剑喃喃地说：“好吧！我就前往东城亲自督战。”说完，他将张县令推倒在墙边，带领他的士卫大步离去。

然而，出门后的李延迅速改变了主意，他没有去东城，而是带着金银财宝向相反的方向狂奔。待县令追出门，李延一行已经远去了。

望着扬起的马尘，赶来的黄小旺和呆呆站立的县令颇有“天地终无情”的怅恨！

里波城门被打破了！匪徒涌入城门，和守城的兵将混在一起，如两股搅浑的污水，早已分不清你我。将军黄火木仍在奋力厮杀着，而总督逃跑的消息早已传到了阵前，不少士兵闻讯扔下刀箭纷纷溃逃。黄火木避开眼前的刀光剑影，拦住逃亡的官兵大喊道：“大家不能走。我们死也得守住东城。”说话间，一柄匕首插入黄火木的胸膛，鲜血从口中溢出，他怒睁着双眼重重地摔倒在地。叛逃的士兵已如脱缰之马，纷纷向城外散去！

正在奋力抵抗的黄小旺见状，甩开对手狂奔向黄火木。黄火木在弥留之际，仍不忘对他叮嘱道：“快……让人将塘报送进京城。告诉兵部尚书杨博，里波县城失守。”

在八千里外，皇帝的寝宫乾清宫内，却是一派鼓声大作，烛光通明，一片绚烂，正中的黄色帷幔中，波斯女子奴儿花花随着激越的鼓声颤动着妖艳的身姿。龙榻上坐着的，正是大明第十二位天子——隆庆皇帝朱载垕。奴儿花花那颤动的腰肢、迷人的微笑、消魂的目光，早已让他不能自持。

鼓手们敲击着，鼓声时而如狂涛奔涌，时而如涓涓细流。渐渐地，鼓声气贯山河，舞蹈激越狂放。

朱载垕直视着奴儿花花，两人四目相对，燃烧着情欲。他一挥手，奴儿花花停止了舞步，倒入他的怀中。

这位性格中不失厚道的大明天子，由于他的父亲世宗皇帝不立太子，在裕王位上呆了多年，直到三十岁才当上皇帝。多年夙愿一旦达成，随之而来的是无所顾忌的享乐和淫乱。他宠爱过曾经是宫女的李贵妃，但此时，这些端庄贞淑的后宫佳丽再也提不起他的兴趣，从波斯来的妓女奴儿花花成为他的一切。鼓声依旧激越，无人能听见这对恋人的絮语：

“朕要你今晚留下。”

“我想让你把我永远留下。”



贝那率众叛匪涌入城中烧杀抢掠，里波城很快便成了一幅血流成河的景象。张县令亦被匪徒杀害。贝那令人将他的头挂在城墙上，以儆官兵。不久，黄小旺关于里波失守的八百里紧急塘报，经过了一个又一个驿站，从一个信差转到另一个信差手中，终于到达了京城。兵部尚书杨博接到塘报，不敢怠慢，立马命备轿前往内阁，去见分管兵部和工部的次辅张居正。

听说堂堂两广总督竟然置百姓和朝廷的利益于不顾，临阵脱逃，张居正感到一阵震怒。

“岂有此理！我一定要说服高拱，罢免李延。”

杨博摇头叹道：“李延是首辅高拱的门生，高拱是他的后台，这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事。何况高拱又兼任吏部尚书，无论什么事，他不点头，就绝对办不成。”

张居正反诘道：“可是，广西剿匪连连失利，你知道朝廷上上下下怎么看？都说你一味袒护李延，而且说你一定得了李延什么好处。”

杨博心头一紧，问：“这些人不明真相，这么说情有可原，但你不会也这样想吧？”

张居正道：“众口烁金哪！你我再不想办法，总有一天，会给人当替罪羊的。”

高拱值房在隔壁。此时，他正伏首案头，处理堆积如山的奏牍。见张居正与杨博推门进来，情知是庆远府的事，因此不待他们开口，便自陈道：“叔大，广西庆远府的事我已听说，这个李延竟然敢临阵脱逃。”

年近七十的老臣杨博闻言立即答道：“两广总督李延年年请兵请饷，朝廷一一调拨，如今已耗去几百万两银子，可叛匪却越剿越多，此种局势不能再拖延了。”

张居正亦在一旁补充道：“首辅，我已多次提议，罢免李延。”

高拱打断张居正的话，道：“李延应该罢免，问题是由谁来接任两广总督一职？”

张居正举荐的人选是殷正茂。高拱恨恨地甩手道：“你已经三次举荐他了，我早已说过，这个人虽有军事才能，但贪鄙成性，不能用！”杨博在一旁为张居正帮腔道：“殷正茂贪墨一事，虽有众人告状，但至今查无实据。”高拱仍摇头不语。张居正痛心而坚决地说：“首辅，再不撤换李延，广西局势必将一败涂地、不可收拾。”高拱道：“罢免李延你我并无二意，但两广总督的人选必须由皇上决断。”张居正道：“既如此，希望明天早朝便向皇上呈报。”高拱知道皇帝已多日不朝，便对他敷衍道：“若明早皇上能临朝，一定奏明李延之事。”

张居正欲走又返身，补充道：“殷正茂过于耿直，所以得罪了朝野上下，但我相信他绝不是个贪鄙成性之人，首辅你一定要明查。”

华灯初上。一辆华丽的马车内，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身边坐着西域美女奴儿花花。孟冲叮嘱她道：“奴儿花花，待会儿见了守门的军士，不要把头再伸出来。”奴儿花花娇嗔道：“孟公公，我既然是皇上的宠妃，为什么还得鬼鬼祟祟的？”孟冲道：

“皇上虽然答应了你，但你还不能算是宫中的人。”奴儿花花不满地说：“既然如此，我还不如回我的天香楼当我的歌妓。在那儿我也少不了那些皇官贵族的宠爱。”说着，一掀帷帘，喊道：“车夫，停车！”

车夫慌忙勒住马头。

孟冲朝车夫嚷道：“停下来干什么？你到底听谁的？快走！”他转向奴儿花花：“我的大美人，你就别耍你的娇气了。只要你让隆庆皇帝爷高兴，你那名分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仓场总督王国光突然造访张居正府邸，张居正走到前厅，拱手道：“佑观兄，把你也给惊动了？”

王国光道：“听说广西剿匪前线，又有塘报进京？”

张居正点头。

王国光叹息：“李延连续丢失城池，兵部尚书杨博及高拱竟然置若罔闻，叔大，你是分管兵部的次辅，此等危情之下，你可不能作壁上观啊！”张居正压低声音，对其恳切地说：“你错怪杨博了，杨博与李延本不是同路人，他只是畏惧高拱的权势，才处处退守，不过这次不一样，他已经跟我一起向首辅面陈了厉害。”王国光亦小声问：“高拱何意？”

“他已无脸袒护李延，但他又不同意启用殷正茂。”

王国光鼻中“哼”了一声：“高拱深得皇上的信任，他的权势，可以说一手遮天。他要是不同意启用殷正茂，就等于维护了李延。”张居正点头道：“是的，再这样拖下去，不但玷污了朝廷，广西庆远府的老百姓更是灾难深重，为匪患所苦，所以我一定要在皇上面前力荐殷正茂。”王国光担忧：“这样做，不就是明着跟高拱过不去吗？”张居正道：“事已至此，已顾不了这么多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城池一座座的落入叛匪之手。”王国光转念问：“殷正茂是你的同年，你就不怕人说你任人唯亲吗？再说，如果你启用殷正茂，而他万一也平息不了广西匪患呢？到那时你不是自讨苦吃吗？”张居正答：“谁也不敢担保殷正茂能够成事，但李延肯定不行。”

内阁门前，熹光照拂永乐皇帝手书的“文渊阁”三字。横扁下厚重的朱漆大门紧闭，两个粗大的铜制虎头门环特别抢眼。随着沉重的卸门杠的声音，大门被拉开，内阁首辅高拱与次辅张居正从门内走出。一阵风迎面扫过，高拱的大胡子被撩得满脸都是；同样美髯修长的张居正却因用了胡夹，胡须一丝不乱。

高拱抚平乱须，嘟哝道：“好厉害的倒春寒，寒风刺骨。”

张居正抬头看了看灰沉沉的天空，悠悠答道：“二月春风似剪刀啊！”

两人走在砖道上，沿途擦拭柱础的小内侍都退到一边回避。前面，会极门飞檐斗拱，在苍茫的晨光里，露出参差的剪影。冻雨初停，寒风飒飒。京城大街外，天色欲



明未明。彻骨严寒中，一大片黑鸦鸦的屋脊，显得峻肃，压抑，衬托出紫禁城五凤楼巍峨的剪影。

一时间，午门广场突然喧哗起来。从东西长安街涌来这里的大小各色官轿起起落落，喝道声、避轿声、马蹄声、唱喏声闹嚷嚷响成一片。坐在轿中和走在甬道上的官员心里明白，他们今天多半是空等一场，隆庆皇帝已经多日不上朝。

皇城四周布满守护的军士，枪戟在晨光中闪耀着寒芒。谯楼上撞响了钟声，激越、悠扬，在一重重红墙碧瓦间回荡。张居正、高拱、杨博等一行大臣，在巨大的广场上站满了，等待早朝。寒风吹过，许多大臣冻得直哆嗦。此时，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与他的手下吴和却在大殿后面的窗户偷看。见到诸位大臣被冻得缩手缩脚的惨状，吴和偷笑：“真够难为他们的，明明知道皇上不临朝，还得起个大早在这儿挨冻。你瞧这帮人都快冻成冰棍儿了。”孟冲瞥了他一眼，举起手中的拂尘冲他脑门敲打而去：“多嘴！”

孟冲转身来到皇上的寝宫乾清宫，门窗紧闭，厚重的丝幔低垂。他隔着门听了听，轻声唤道：“皇上，大臣们已经等候在皇极殿前……”却得不到任何回音。

孟冲又将嗓门提高一点，再喊：“皇上，大臣们已经等候在皇极殿前……”

还是没有任何回音。

孟冲悄悄推开一条门缝儿，往里面偷看，见隆庆皇帝和奴儿花花在锦被中酣卧，他便坏笑着走开了。

取消早朝的诏令来到皇极殿前，高拱似已经习以为常，问都不问，转身就走，张居正却拉住孟冲，对他说明广西军情十万火急，恳请皇上拨冗垂见。

孟冲闻言十分不悦：“不就是广西几个毛贼嘛！你们这首辅也在，次辅也在，用得着这样大惊小怪吗？皇上圣躬欠安，需要卧床静养。”

张居正道：“广西里波县城失守，无数百姓生灵涂炭。贝那率叛匪血洗县城如人无人之境，怎么能说是几个毛贼呢？李延屡次延误战机，临阵脱逃，如不罢免，广西局势将难以收拾。”

孟冲更加不悦，道：“张先生没听明白吗？皇上圣躬欠安，需要静养。”张居正低头将塘报双手递上去，道：“那就烦请孟公公将这塘报转呈皇上。”孟冲拉长他尖细的嗓音，刺耳地答道：“此等小事，你们就不能酌情办理吗？”张居正正待说话，被高拱一把拉住，高拱道：“孟公公，请代我文武百臣向皇上请安，请皇上保重圣躬，早日康复，广西匪患之事，我等将妥善处理，请皇上放心。”孟公公闻言，登时满脸笑容：“还是首辅体谅圣上，好了，回吧。”

孟公公离开后，剩下张居正满脸怒色地站在那里，杨博亦是一脸无奈。高拱要拉张居正离开，道：“叔大，你没看出孟公公已面露不悦吗？他是掌印太监，是皇上面前的红人，你要把他弄毛了，皇上可不会站在咱们这一边。走吧，有什么事，我们回

去好商量。”

张居正质问道：“首辅大人，您昨天不是说此事必须由皇上来决断吗？”

高拱手一摊，一脸无奈：“可是皇上不临朝，你我又有什么办法？”

张居正脸色变了一下，顿了半晌，道：“我有办法，不知道首辅认同与否。”

“什么办法？”

“敲登闻鼓。”

高拱和杨博闻言大惊，他们知道，敲登闻鼓乃非常之举，这登闻鼓几十年没被人敲过了，最后一个敲这鼓的言官成皓就是为此惹恼了皇上被罢官。但张居正似乎并未想到这些，他对二人拱手道：“你放心吧，我张居正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连累内阁，也不会连累首辅您。”说罢匆匆向会极门走去！

站在远处的王国光看到张居正独自逆着群臣走散的方向前去，气喘吁吁地赶来问：“叔大，您要干什么？”张居正一声不吭，向登闻鼓疾步走过去。王国光似乎明白了他要干什么，仍紧紧追在后面，见张居正走到登闻鼓前，对守护的禁军说：“拿鼓槌来。”

禁军一愣，把一对鼓槌从架上取下来，递给张居正。王国光见状紧紧抓住张居正的手，张居正一把推开王国光，抓起鼓槌要敲，又被王国光抓住，央道：“叔大，求求您，别这样，您想想，皇上听见了这登闻鼓会怎么想？”张居正一面挣脱他一面大声说：“广西匪患迫在眉睫，我必须见到皇上。”王国光跺脚道：“叔大，广西匪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但敲登闻鼓，所有的罪责都需要你一个人承担！”张居正大喝一声：“大不了罢官嘛，如其这样，这顶乌纱帽又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言毕，一把将王国光推得远远的，狠狠地敲响了登闻鼓。

高拱听见鼓声，回头一看，惊得瞠目结舌。

一群鸟被鼓声惊起。鼓声在紫禁城上空回荡。

乾清宫内，隆庆皇上还在昏睡。奴儿花花在发梦呓：“敲得好，敲得好……”

孟冲听见鼓声，正要打发身边的小太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便有一个小太监从外面慌慌张张跑进来禀报：“孟公公，是张居正在外面敲鼓！听人说他敲的是登闻鼓。”孟冲闻言，“瞪”地站起来，大惊道：“什么？什么？登闻鼓？他吃了豹子胆了？走，随我去瞧瞧。”

李贵妃正在慈宁宫中看太子背诵《论语》，突然听见鼓声，便问太监冯保是什么声音，冯保仔细听了听，大惊：“好像是有人在敲登闻鼓。”李贵妃不解地问：“啥叫登闻鼓？”冯保道：“这是当年洪武皇帝爷定下的规矩，只要敲响了登闻鼓，就可以直接将奏本儿交给皇上，皇上就必须接本儿。老奴入宫四十多年，还是头一次听见这鼓声。”李贵妃闻言，让冯保赶紧去瞧瞧。

冯保匆匆走来，正遇到孟冲。孟冲皮笑肉不笑地对他说：“哟！冯公公，正想去



找您呢。这张居正是疯了还是怎么地？大清早的敲那玩意儿干吗？你赶紧去看看。我这就去叫醒皇上。”冯保冷冷地道：“皇上能醒吗？这几天宫里宫外可真够热闹的，半夜里宫里头响着鼓声，大清早，宫外头又有人敲鼓。”孟冲掩饰道：“我告诉你，皇上这些日子突然喜欢上宫廷鼓乐了。”冯保凑近孟冲，小声道：“皇上喜欢的恐怕不仅仅是鼓乐吧？”孟冲一怔：“嘿！冯公公，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冯保冷笑道：“您猜？”说毕，率众太监转身离去。

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率小太监匆匆走来，冷冷地注视着张居正。

满头大汗的张居正见内监前来，便停止了敲鼓。冯保冷冷地说：“啥事儿啊？非得弄出这么大动静？”张居正气喘吁吁地说：“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想惊动皇上和冯公公您，但广西军情十万火急，必须马上禀报皇上。”冯保面无表情地说：“广西？这几个匪徒不至于马上杀到紫禁城吧？”张居正闻言大怔，却又见冯保绷不住一乐：“得，我只是跟您逗个乐。把塘报递过来吧。一会儿我准保转呈皇上。”张居正擦了头上的汗，双手递过塘报：“那就多谢冯公公了。”冯保接过，转身欲走，又回头看着跪在原地的张居正，问：“还呆在这儿干吗？”张居正道：“我想面见皇上。”冯保一愣，用他尖利的声音刺耳地说：“哎呀！你怎么就改不了你的急性子，那你等着吧，待会儿给你消息。”

张居正跪在那里等候。众大臣陆续离去，只剩下王国光一人，默默地注视着张居正。张居正说：“你也去吧！”王国光道：“不！你要是不起身，我就一直陪着你。”

张居正不语，对这位老友加诤友，心中浮上难以言喻的感激。风吹拂着，刮起满地尘埃。

孟冲蹑手蹑脚走到寝房门口，侧耳听了听，没有任何动静，便轻轻喊了声：“皇上。”锦被中没有动静。孟冲抬高声音道：“皇上，皇上，张居正在敲登闻鼓。”还是没有声音。孟冲大喊一声：“皇上！”仍没有回音。躺在床上的朱载堉纹丝不动，奴儿花花从睡梦中惊醒。孟冲又喊：“皇上，奴才该死，这会儿本不该叫醒您，但张居正在敲登闻鼓！”奴儿花花揉揉眼睛：“什么登闻鼓？我还以为大清早敲鼓让我跳舞呢！”孟冲：“嗨，您别说了，哪儿跟哪儿啊？这鼓跟您那鼓不是一种鼓，您帮忙赶紧叫醒皇上吧！”

奴儿花花一推朱载堉，叫道：“皇上！皇上！”皇上没有反应。奴儿花花再推，发现他已经昏迷，吓得大叫起来：“皇上你怎么啦？您可别吓唬我。”孟冲在门口惊问：“奴儿花花，怎么啦？”

奴儿花花从床上跳下来，叫道：“皇上，皇上他，他……”孟冲冲入，走到床前摸摸皇上的鼻息，大惊失色，惊叫：“皇上昏过去了，来人哪！快来人哪……”

大小内侍一下子涌进来十几个，孟冲指着一名太监嚷道：“张贵，赶快去叫太

医！”又指着一名太监：“你，王公公，把奴儿花花带到游艺廊，赶紧把她藏起来。”这位王公公拉着奴儿花花往外走，奴儿花花仍倔强地扭着身子道：“干吗要把我藏起来？我得等着皇上醒来呢。”孟冲急忙上前随王公公一起将她推出门。奴儿花花挣扎着：“不，我哪儿也不去，我要回去陪皇上。”孟冲急不迭地央道：“我的小姑娘奶奶，眼下不是你撒娇的时候，你快走吧！”奴儿花花冷笑一声问：“走？让我上哪儿去？”孟冲道：“这你就别管了，反正你得藏起来，要是让皇后娘娘与贵妃娘娘发现的话，你的小命恐怕就没了。”奴儿花花反立住了，再也不肯挪步，对孟冲嚷嚷道：“我不怕！皇上昨夜里已经答应我，选我为妃了，我为什么还要跟耗子似的躲躲闪闪？”孟冲道：“大美人儿，那是以后，今儿，你还得藏起来。”王公公等几个太监半推半架地弄走了奴儿花花。

处理完这一通事，孟冲歇了一口气，转身指着一千大小太监，恶狠狠地说：“这姑娘你们谁也没见过，谁敢吐露风声，小心我剥他的皮。”

随着管事牌子进来禀报“皇后娘娘驾到”，陈皇后已走入慈宁宫。早已在等候的李贵妃和太子朱翊钧起身迎接，朱翊钧扑通跪下去，喊道：“母后早安。”陈皇后疼爱地喊了一声：“哎哟，快起来！”牵起朱翊钧，拉进怀里坐下。她搓了搓朱翊钧冻得冰凉的双手，对李贵妃说：“天这么冷，应该让孩子多睡会儿。我早就说过，你这早晨请安的俗套，应该免了。”李贵妃笑道：“太子给母后请安，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怎么能改呢？”

待李贵妃坐下，陈皇后急急探问：“刚才听见鼓声狂作，不知出了什么事？”李贵妃道：“我已经让冯保去打探了，一会儿便有答案。”陈皇后颌首，不安地说：“千万别出了什么大事。”李贵妃安慰道：“姐姐放心，不会出什么事的。”

这时，冯保挑帘儿进来，对二人奏道：“启禀皇后娘娘、贵妃娘娘，是张居正在敲登闻鼓。”李贵妃吃惊地问：“张居正？他有何事禀报？”冯保道：“广西前线军事吃紧，而皇上又不早朝，加上孟冲阻拦，张居正不得不敲登闻鼓以求皇上召见。”陈皇后松了一口气：“原来如此，我还以为出了多大的事呢！”冯保道：“启禀皇后娘娘、贵妃娘娘，的确出了大事。皇上昏过去了。”

陈皇后、李贵妃均大惊道：“啊？怎么回事？”

冯保看看太子，李贵妃会意，对身边内侍小声做了安排。不一会儿，陈皇后身边的小内侍孙海到了，他手上提着一个鸟笼，里头有一只白色大鸚鵡，看到朱翊钧，白鸚鵡拍着翅膀喊了一声：“太子爷，早安！”朱翊钧喊了一声白鸚鵡的名字：“大丫环。”跑过去，把嫩葱儿一样的手指伸进鸟笼，戳白鸚鵡的脑袋。白鸚鵡扑棱着翅膀躲闪。陈皇后便道：“孙海，带太子爷到花房去，逗逗鸟儿。”孙海一躬身答：“是。”带着朱翊钧离开暖阁。

太子离开后，陈皇后和李贵妃焦急地问：“怎么回事儿？”



冯保道：“启禀皇后娘娘、贵妃娘娘，皇上多日不早朝，就是因为一个波斯女子，她叫奴儿花花。”陈皇后转头向李贵妃道：“我说呢，怎么老听见乾清宫那边半夜里鼓声大作，原来是那个奴儿花花。”李贵妃怒道：“孟冲是想反了不成？要不是张居正敲鼓，皇上昏过去到现在恐怕还不知道呢！”陈皇后同样气愤难平：“我早就听说这奴儿花花是个妖精，她现在在哪儿？”冯保禀道：“孟冲已经将她藏起来了。据奴才手下东厂番役调查，这奴儿花花原是波斯的一个舞妓，到我们这儿来卖艺，也不知怎么着被孟冲瞅见了，给弄进了宫来。”李贵妃气得咬牙切齿：“看来，皇上的病全是因为这个妖精！姐姐，你看看，皇上今年还不满三十六岁，自个儿糟蹋成了个老头儿。”陈皇后劝解道：“妹妹，您别生气了，咱们还是赶紧去看看吧。”

隆庆皇帝仍然昏迷不醒。正在给隆庆皇帝治病的太医见陈皇后、李贵妃来了，下跪迎接。陈皇后喝退左右的人后，急问：“皇上病情怎么样？”太医道：“依卑职诊断，皇上得的是中风。”李贵妃等闻言惊诧，太医又说：“皇上平常吃的补药太多，人总是处在极度亢奋之中，难免会得中风。方才卑职给皇上把脉，他寸脉急促，关脉悬浮而尺脉游移不定，这正是中焦阻塞内火攻心之象。如今，皇上的火毒已由表及里，由皮入心。在表者，疮毒猖獗，入心者，火燎灵犀，便会生出许多妄想。所谓风，就是火毒。所以卑职大胆推断，皇上今次之病，实乃中风之象。”听了这话，陈、李二人难免焦灼，连连催问太医严重到何许程度，太医道：“中风之症，从来就是大病。何况皇上的中风症比起寻常症状，显得更为复杂。若要稳住病情不至发展，重在调养。若皇上能做到清心寡欲，不近女色，病情或有转机。”

陈皇后叫李贵妃出来，看看左右没有人，对她说：“妹妹，我看这奴儿花花是个祸根，趁现在皇上还没有醒过来，我们得抓紧把她弄走。”李贵妃道：“姐姐所言极是。”二人吩咐把孟冲叫进来。待陈皇后进去后，李贵妃暂告了个假，问冯保：“张居正在哪儿？”冯保道：“在午门外跪着呢。他在等候皇上召见。”

李贵妃边走边说：“走！你带我和太子去看看。”

李贵妃、太子、冯保一行三人来到午门门楼上，看见门楼下，张居正静静地跪着。冯保一指，道：“贵妃娘娘，太子爷，你们看，那个人，就是张居正，内阁的次辅。”李贵妃和太子向下探望，见张居正跪在那里，膝盖下面已经渗出了殷红，不禁感慨道：“这人真够倔的！”冯保点头道：“这人是有点倔，但他的倔却倔在了点子上。张居正今年才四十八岁，就已当了六年次辅，他满腹经纶，一身正气。将来太子一旦即位，此人能成为辅佐太子的肱股之臣！”李贵妃若有所思地点头道：“冯保，你去告诉他，说皇上病重龙体欠安，今儿不能见他了，等皇上病好些再说。”

冯保下楼来，对张居正道：“起来吧。”张居正倔强地说：“皇上不召见我，我就永远跪在这儿。”冯保道：“皇上一大早就昏倒了。”张居正大惊。冯保又说：“太医说皇上是中风了。”张居正忙问：“是否严重？”冯保神秘地压低声音道：“现在不好说。皇上没法召见你，另外有个人却发昏了。”张居正问：“谁？”冯保道：“贵妃娘娘。”

看着张居正惊诧的神情，冯保说：“张先生，贵妃娘娘可不是简单的女流之辈，刚才她还在城楼上夸奖你，说你以国事为重，忠义可嘉。”张居正道：“难得贵妃娘娘能这么深明大义。”冯保又说：“贵妃娘娘让你赶紧起来，她说了，等皇上病体一好，保准让皇上召见你。”张居正一边说“多谢贵妃娘娘”一边起身，却差点摔倒，王国光赶紧过来扶住。冯保道：“快扶张先生去歇息。”张居正问：“那广西的塘报怎么处理？”冯保回头道：“今晚请张先生到寒舍一叙。”

孟冲低头进了慈宁宫，悄悄抬头觑了一眼，见李贵妃端坐在大堂中央。冯保站在她旁边。李贵妃严厉地叫了他一声：“孟公公！”孟冲浑身打了个哆嗦，一脸谄媚地应道：“贵妃娘娘……”随后，他听到李贵妃严厉的问讯：“孟公公，你给我老实说，你把那个波斯妖精藏哪儿去了？”“什么波斯妖精？”他听到更加怒气冲冲的申斥：“孟冲，你这会儿你还在装疯卖傻？”孟冲装出一脸的无辜，道：“贵妃娘娘，我才真的不知道什么波斯妖精。”李贵妃大怒道：“混账，她叫奴儿花花！皇上中风就是因为这个妖精，你还想瞒我！”

孟冲一下跪在地上：“贵妃娘娘恕罪，奴才罪该万死，罪责难逃。但奴才也没辙啊，要不是皇上发话，您借我一百个胆儿，奴才也不敢这么做。您想奴才在这宫里说白了就是条走狗。皇上指哪儿，奴才就打哪儿。”李贵妃怒道：“照此说来，所有的不是都怪皇上？”孟冲伏在地上，带着哭腔说：“不敢，不敢，奴才该死。”

李贵妃顿了一下，继续讯问道：“那个奴儿花花，是你把她带进宫来的？”

孟冲正搜肠刮肚地想说辞，却听到李贵妃厉声道：“你把如此肮脏低贱的浪荡女带进宫来，使得皇上沉迷于酒色，整天不理朝政，以至于昏倒在宫内。你竟然还敢在此狡辩！”孟冲吓得浑身发抖。

李贵妃问：“奴儿花花现在在哪里？”孟冲道：“奴儿花花发现皇上昏倒，吓得吱溜一下跑了，奴才真的不知道她去哪儿了。”李贵妃大怒：“你这狗奴才！还想诓骗我，冯保，给我把这个狗奴才打入死牢。我倒要看看他的嘴有多硬。”

冯保并几个太监将孟冲扭出来，孟冲一边走路一边腿直哆嗦，但还不忘讽刺冯保两句：“冯公公，您的嘴巴真够快的。要不是您，贵妃娘娘能知道奴儿花花的事儿？”冯保说：“奴儿花花的事路人尽知，还需要我多嘴吗？”孟冲道：“冯公公，您知道，皇上的中风是暂时的。不一会儿他就会醒过来，到那个时候，他要是见不到我倒也并不打紧，要是见不到奴儿花花，你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这事儿，你可得要想明白了。”冯保道：“把你送入死牢的不是我，是贵妃娘娘。”孟冲故作不屑地说：“贵妃娘娘？等皇上醒来，我看她还能耍什么威风。”

突然小太监来报：“皇上醒过来了，贵妃娘娘叫你一起过去。”冯保抛下一行人跑去。孟冲虽在几个太监的钳制下，但仍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躺在床上的朱载堉眼睛终于睁开了。一直守在床边的陈皇后惊喜地说：“皇上醒过来了！”李贵妃领着太子朱翊钧进来，冯保也随着一齐进入。朱载堉看到朱翊钧，示意他到床前来，抚着他的头说：“你怎么也来了？”朱翊钧道：“听说父皇突然患病，儿便随两位母后一起来看看父皇。”朱载堉不解地问：“谁说朕病了？”朱翊钧道：“我的大伴冯公公。”陈皇后也说：“皇上，今天一早，发现您昏迷了，太医说是中风。”朱载堉笑道：“朕不过是多睡了一会儿。”说着，便想起床，突然感到一阵晕眩，又倒了下去。

陈皇后、李贵妃一阵紧张，陈皇后问：“皇上，皇上，你怎么了？”朱载堉道：“朕没事。”陈皇后流泪道：“皇上，您的确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太医说您的病需要清心寡欲呢。”

朱载堉打断陈皇后的话：“寡什么欲，朕精神着呢。”说完，他抬起目光，边搜寻边问：“孟冲呢？”

李贵妃道：“……孟冲，刚才他竟然敢当面顶撞我。”

朱载堉佯怒道：“狗奴才，胆大包天，敢惹贵妃娘娘生气！去把他给朕叫来，看朕怎么惩罚他！”李贵妃说：“我是说孟冲没有好好伺候皇上，要不是张居正敲登闻鼓，现在还不知道皇上昏过去了！这个狗奴才，我已经将他打入死牢！”朱载堉问：“张居正敲登闻鼓？”李贵妃禀道：“广西军情十万火急，张居正拿到塘报，想觐见皇上，谁知皇上取消了早朝。张居正要孟冲转递塘报，可那个狗奴才居然当众拒绝了他。张居正万般无奈，便敲响了登闻鼓，而且在午门外生生地跪了一个多时辰。”

朱载堉露出不悦的神情：“而今太平盛世，已经多少年没人敲登闻鼓了？他这会儿敲鼓，不是想告诉天下人，说朕不理朝政吗？”李贵妃道：“张先生是为了国家社稷着想，他能不顾个人得失，这么做是忠臣之举。”朱载堉怒道：“他是忠臣，难道朕就是昏君不成！”陈皇后忙开脱道：“贵妃娘娘不是这个意思。”朱载堉摆摆手，说：“你们立即把孟冲给我叫来。”李贵妃给冯保使了个眼色，冯保转身离开。

东厂死牢内，冯保进来示意卫兵打开牢笼，并对牢里的孟冲说：“孟公公，多有得罪，皇上贵妃都是咱的主子，哪一个都不是咱这奴才敢得罪的，还望孟公公海谅！”孟公公冷笑道：“哼，冯保，你别给我来这一套。要不是皇上醒了，您会在我面前低眉折腰？”冯保低头：“您别搞错了，我这是在传皇上的旨意。我需要在您面前低眉折腰吗？”孟公公“嘿”了一声，“有种，那我们以后走着瞧。”说着走出牢房，到了乾清宫皇上寝宫内，脸上换了一副奴才相。

在皇帝病榻前，孟冲的眼泪一下出来了：“皇上，您可醒了！您要是再不醒来我就没活路了。”朱载堉斥道：“狗奴才，听说你竟敢在贵妃娘娘面前出言不逊，看来你这胆儿是越来越大了。”孟冲一下子趴在地上：“奴才不敢，贵妃娘娘是怪罪奴才没好好伺候皇上，致使皇上昏倒在床榻上。”朱载堉道：“朕的病跟你有何关系？”孟冲